



人
童
书

【英】K·季洛姆 著
郭洪涛 译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三人同游

人

人
童
书

「英」K·季洛姆 著
郭洪涛 译



三人日游

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三人同游 / (英) 季洛姆著; 郭洪涛译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4.11

(人人童书)

ISBN 7-5633-5022-5

I. 三… II. ①季…②郭… III. 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I712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09609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: 541004)
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: 肖启明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

(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: 541100)

开本: 787 mm × 1 092 mm 1/32

印张: 8 字数: 136 千字

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 001~6 000 册 定价: 19.6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译序/1

- 第一章 三人思变/5
- 第二章 整装待发/22
- 第三章 修车奇趣/40
- 第四章 语言试验/58
- 第五章 编辑轶闻/81
- 第六章 水中大战/101
- 第七章 软垫之吻/119
- 第八章 雕像惊魂/134
- 第九章 德国冒险/151
- 第十章 骗己有术/170
- 第十一章 山回路转/187
- 第十二章 狗心不渝/204
- 第十三章 马刀决斗/222
- 第十四章 警察上帝/239



译 序

《三人同游》是十九世纪末、二十世纪初英国著名的小说家、戏剧家季洛姆·K. 季洛姆(1859—1929)的又一代表作,是与其成名作《三人同舟》齐名的姊妹篇。这部小说自1900年面世以来,近一百年的时间内,始终受到世界范围内读者的喜爱。作者季洛姆一生从事过多种职业,自十四岁离开学校做了一名铁路职工起,继而又做过演员、教师和记者,其间游历了世界上不少地方。丰富的生活阅历使其小说具有一种开阔的视野和浓郁的异国情调。

《三人同游》是一部比较有代表性的英国幽默小说。小说主人公“我”、哈里斯、乔治是三位住在伦敦的好朋友,他们因讨厌单调平静的生活,决定以德国的黑林山为目标骑自行车出游。三人一路上见识了种种奇闻趣事,也闹出不少有惊无险的笑话。作者没有故意制造一些噱头、悬念以取悦读者,三位年轻人也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人物,而是有着正常人的优点和缺点的普通英国人,他们身上都有一大堆毛病,或莽撞幼稚,或



偷懒贪睡,或贪杯误事。他们总有美好的计划,但临时总会因怕吃苦而再三为自己找借口,取得一点小成功就沾沾自喜,自以为是,但他们本性都是善良人。小说并无严谨的结构,而是沿着主人公的游览路线,轻松自如地将沿途的自然风光、人情百态、历史沧桑娓娓道来,间或穿插主人公对过去经历的回忆和对世事风俗的点评,处处透出一种幽默、诙谐的情趣,让人会心一笑或畅怀大笑。这种小河流水般的散文式结构,正适合体现那种宽泛轻松而又略带严肃的英国式幽默,即那种英国绅士式的幽默:略带夸张但决不使其成为闹剧;语言诙谐、笔调轻松但决不流于戏言。

小说中许多精彩的篇章,既让人忍俊不禁,又让人不由不三思。例如三人决定离家出游后,“我”和哈里斯都是有家有室的男人,自然要向妻子请假。刚开始“我”以为自己离家一定让妻子不高兴,所以绞尽脑汁想出一个巧妙的借口,即装病,但还不是肉体上的病,而是因工作太紧张而得的一种莫名其妙的精神病。“我”自作多情,以为妻子一看到自己这种情况,一定主动提出让自己出去旅游散散心,没想到妻子“冷漠无情”,不但对“我”的“病”毫不关心,竟然说自己早就想离开丈夫独自出去了:“不要问我去到哪里去,为什么要去,要去多久,何时回来。你不知道我有时多想吃上一次我和孩子都喜欢,但你一见就要戴上帽子去俱乐部的晚餐;你不知道我有时多想邀请一些我喜欢而你





喜欢的女人来这里。我有时多想去看看我想见的人，累了就上床睡觉，想起床就起床。两人生活在一起注定要彼此不断为对方牺牲自己的欲望，有时候稍微松弛一下过于紧张的神经并不是坏事。”“我”本来煞费苦心想得到妻子的同情，没曾想倒引来妻子一番合情合理、哀感动人的妇女解放宣言，心中懊恼自不必说，对妻子的理解恐怕也更深一层了吧。想必结过婚的朋友对这番话都多少有点同感吧。

小说中的三位主人公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，但也偶尔拿对方的缺点开开玩笑，挖苦挖苦，但都不至于影响彼此的感情，反而表现出他们健康活泼的天性。三人游至德国后，单身汉乔治爱上了德国啤酒，“我”和哈里斯既是为朋友担心，又因为乔治喝啤酒的六个杯子在房间里惹他们心烦（他们在进入德国国境前都下决心不喝德国啤酒了，可天天见到酒杯，难免勾起酒瘾，所以他们就把怨气出到乔治身上了），碰巧他们所住的城市刚竖起一尊雕像，当地政府因想确证雕像放在哪儿最合适，就特制了三个木头模型，放在城市的不同地方。乔治对雕像之事一无所知，哈里斯和“我”就领着乔治，先在朦胧的月光下仔细看过真雕像，然后陪他去啤酒屋，酒至半酣，夜已深了，他们就领着乔治到有木头雕像的几处地方，而自己则假装什么也没看到，加上途中他们不断给乔治讲谁谁因喝德国啤酒变疯的事，三个木头雕像看下来，乔治终于相信自己喝德国啤酒





喝出了毛病,并答应戒酒了。朋友间的逗趣、取乐,难有这样的机智和幽默。不知“我”和哈里斯学过心理学没有,但就他们对“作案”时机把握的精确和心理技巧运用的娴熟来看,他们对人性的弱点和人心理的把握,是绝对不亚于专业水准的。

小说中这样妙趣横生的段落随处可见,长则用一章叙述一个幽默故事,短则一句话、一段话就让你不由笑出声来。即使一些较严肃的篇章,如关于德国人性格的刻板、严谨、尚武、守纪,德国大学生中流行的残酷的马刀决斗,也都因作者稍微夸张集中的叙述,而表现出一种睿智的幽默。联想到德国人二战中给世界带来的灾难,不由不让人佩服作者对德国民族精神和人性理解得深刻,解剖得犀利。

好书总是让人一读再读,爱不释手的。记得刚能磕磕巴巴阅读英文原版书时,就读到了《三人同舟》《三人同游》的简写本,所获得的那份愉悦至今仍回味无穷。这次有机会将《三人同游》全本译出来,也算了却了多年来的一桩心愿,希望更多的朋友能与我分享阅读这种优秀小说所得的乐趣。

郭洪涛

1998年6月于上海



第一章 三人思变

不甘寂寞的三个人——欺骗的恶果——乔治的道德懦弱——哈里斯有了主意——古代水手和无经验的嗜好驾驶快艇者轶事——快活的水手——顺风不宜起航——伊莎贝拉的争辩——河的湿气——哈里斯建议骑自行车旅行——乔治想到了风——哈里斯建议去黑林山——乔治想到了山——哈里斯采纳了登山计划——哈里斯太太的干涉

“我们想要的，”哈里斯说，“是一种变化。”

就在这时，门开了，哈里斯太太探进头说，伊莎贝拉让她来提醒我不要因为克拉伦斯而回家太迟。我倒以为，伊莎贝拉对孩子们没必要这么紧张。事实上，孩子是不会出任何差错的。那天早晨他与姑姑一起出去，只要他往点心店的橱窗瞥上满怀渴望的一眼，她就



把他带进去,给他买奶油面包和蛋卷吃,直到他坚持说已吃饱了,并且既礼貌又坚决地拒绝再吃别的任何东西。后来,午饭时他当然只要了一点布丁。这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事,而伊莎贝拉却认为他得了什么病。哈里斯太太接着说,我们最好尽快上楼,这也是为我们好,因为不然的话,我们就会错过穆丽尔演出的《爱丽丝漫游奇境》中的“疯哈特的茶会”了。穆丽尔是哈里斯的第二个孩子,今年八岁。她是个聪颖、活泼的孩子,但我更喜欢她严肃的时候。我们说抽完烟马上去,并请她让穆丽尔等我们到时再表演。她答应尽可能让穆丽尔多坚持一会,说完就走了。哈里斯等门一关上就重新谈起刚才被打断的话题。

“你们知道我想说的是一次彻底的改变。”他说。

问题在于如何改变。乔治提议“出差”。这是只有乔治才会出的主意。单身汉认为已婚女人是不知道如何躲开压路机的。以前我认识一位年轻工程师,他想去维也纳“出公差”。他妻子想知道他“出什么差”,他告诉她,他有责任访问奥地利首都附近的矿井并写出报告。她说要与他一起去,她就是那种女人!他试图劝阻她:漂亮女人是不适宜去矿上的。她说她会照顾好自己,而且她又不陪他下坑道。她会在早晨送他出门,然后开开心心地等他回来。在这期间,她可以逛逛维也纳的商店,买点她想要的东西。既然她主意已定,小伙子也就想不出如何拒绝了。在炎炎烈日下,他





花了十天时间访问了维也纳附近的矿井，并在晚上写成调查报告寄给自己的公司——而公司根本不需要这些报告。

我悲哀地想到：无论是伊莎贝拉还是哈里斯太太都属于那种妻子类型，所以还是不要出“公差”出得过头的好——这应留到紧急情况时再做。

“不，”我说，“这种事应该光明正大，应有男子气。我要告诉伊莎贝拉，我已得出结论：一个男人永远不会珍重一直在他身边的幸福。我要告诉她，为了学会欣赏我自己的值得欣赏的优点，我准备忍痛与她 and 孩子们分离至少三个星期。我要告诉她，”我看着哈里斯接着说道，“是她向我指明了我在这方面的责任，是因为她我们才要……”

哈里斯猛地放下了杯子。“如果你不介意，老家伙，”他打断我说，“我真的希望你不要告诉她。她会把这事告诉我妻子，而且——那样的话，我就不该快活，不该接受我不配接受的信任。”

“但你确实配接受，”我坚持说，“这是你出的主意。”

“是你让我想起这个主意的。”哈里斯再次打断他，“你知道你自己说过，一个男人困于日常琐事是种错误，而一成不变的枯燥的家庭生活只会使他的大脑退化。”

“我只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。”我解释说。





“你却说到我心坎里去了，”哈里斯说，“我想把这话说给克拉拉听，她对你可是非常了解的，这我知道。我相信，如果——”

“我们不能冒这个险，”这回该我打断他了，“这是件很微妙的事。对了，我有办法了，我们可以说这是乔治的主意。”

有时想想乔治不愿真心帮忙真令我心烦。你可能以为他会很乐意有机会帮两个老朋友摆脱困境，然而正相反，他现在变得不太让人喜欢起来。

“你们愿怎么说就怎么说，”乔治说，“但我会告诉她们俩我最初的计划是举办一次聚会——包括孩子在内的所有人都参加的舞会。我会带我的婶婶来。我们还要租用我在诺曼底知道的一座漂亮的老城堡。这座城堡就在海边，气候特别适合娇嫩的孩子，还可喝到在英国喝不到的牛奶。我还要说你根本不重视这个建议，并且辩解说我们几个男人在一起会玩得更高兴些。”

对付像乔治这样的人，仁慈是没有用的，你不得不沉着应战。

“随你去做吧，”哈里斯说，“我本人会接受你的盛情的。我们就用那个城堡。你带你婶婶来——保证要带来——我们要租用一个月。孩子们都会喜欢你，我和杰也哪儿都不去。你答应过教艾得达钓鱼，你也将不得不扮作野兽。自从上星期天，狄克和穆丽尔就只





谈你讲过的河马的故事了。我们可以在树林里野炊——我们一行共十一个人——晚上我们可以唱歌、诵诗。你或许知道，穆丽尔已经会背六首诗了，其他孩子也都学得很快。”

乔治败下阵来——他本来也不是真有勇气——但他输得不太体面。他说，如果我们卑鄙、懦弱、恶毒得以至降格耍这种卑鄙手段的话，他想他也会忍不住还我们以颜色的。如果我自己不准备喝完一瓶红葡萄酒的话，他想让我费心给他留一杯。他还有点语无伦次地说，其实这也无关紧要，因为伊莎贝拉和哈里斯太太都是明白人，她们都很了解他，不会相信这主意是他想出来的。

这个小环节算是解决了，问题是：什么样的变化？

哈里斯像平常一样想去航海。他说他知道有一艘快艇——就是我们自己可以驾驶的那种，这样我们就不必和那些胆小的笨蛋一起虚度大好时光，白白地浪费钱却又玩得一点也不浪漫。只要给他一个灵巧的助手，他自己就能驾驶它。我们都知道那艘快艇，我们也告诉过他这一点。我们以前和哈里斯一起乘过它。它那唯一的强烈的污水和青菜的味道，一般的海风别想阻挡住它。船上没地方避雨，船舱十英尺长，四英尺宽，火炉就占去了一半，而你一旦去把它点燃，它就会很快裂成碎片。你不得不在甲板上洗澡，正当你从浴盆里出来时，毛巾越过船边落入水中。哈里斯和那个



男孩子承揽了一切有趣的工作——拉船、收帆、驱船向前走、让它转弯,以及诸如此类的事——而只让我和乔治干削削土豆皮、洗洗涮涮之类的事。

“那么,很好,”哈里斯说,“我们去找一艘合适的快艇,艇上要有一位船长,做事要不落俗套。”

这也是我反对的。我了解那种船长。他所理解的乘快艇旅游就是停在他所称的“视野内的远处海面”上,因为这样他便于与他的妻子和家庭联系,更不用说他最喜爱的酒馆了。

数年前,我既年轻又无经验。当时我自己租了一艘快艇。有三件事合在一起导致我做了这样一件蠢事:一是我撞上了一次意料之外的大运;二是伊莎贝拉表达过想吹吹海风的愿望;三是就在第二天早晨,我在俱乐部随意拿起一册《运动员杂志》,见到了下面这样一则广告:

告嗜好驾驶快艇者——千载难逢的机会——“罗各”,二十八吨纵帆快艇——船主因事突然外出,愿意出租这艘装备精良的“海上灵驹”,时间长短不限。有双舱,大厅,沃芬科夫制造的立式小钢琴,新铜皮包底。条件:每周十基尼——来函请寄巴克勒斯伯威特三号,帕特威先生收。

对我来说这真像是喜从天降。“新铜皮包底”我并不感兴趣,但沃芬科夫制造的立式小钢琴听起来很有诱惑力。我想像着当我们乘着“灵驹”在银波上轻快地





返回家乡时，伊莎贝拉在晚上演奏的情景——还要有个合唱队伴唱，稍受过一点声乐训练的水手也可加入。

我坐上一辆马车径直驶向巴克勒斯伯威特街三号。帕特威先生是位外表谦和的绅士，他在四层楼上有间朴实无华的办公室。他给我看了一张“罗各”乘风飞驶的水彩画。船甲板与海面成九十五度。画上的船甲板上没有一个人，我猜想他们都滑到海里去了。实际上，我看不出人怎能待在这样的船甲板上，除非用钉子把他钉在船上。我向代理人指出了这个缺憾，而他则向我解释说，这是“罗各”在赢得著名的“梅得威挑战杯”比赛时压在什么东西上时的情景。帕特威先生以为我知道这回事，所以我也就不想再问什么问题了。靠近画框的地方有两个黑点，刚开始我以为是虫子，实际上代表着这次比赛中的第二名、第三名。这艘快艇停泊在克拉夫森德的一张照片给人印象不深，但显得比较稳定。我的所有疑问都得到了满意的回答。我决定租用两星期。帕特威先生说幸亏我只租用两星期——后来我同意了他的说法——因为两星期后恰好另有人要租用，如果我租用三星期的话，那他就不得不拒绝我了。

租船的事就这样定下来了。帕特威先生问我有没有合适的船长。我没有船长也是幸运的——对我来说，似乎一切都是幸运的——因为帕特威先生确信我最好留用正在船上履职的高勒斯先生——帕特威先生



向我保证他是一位优秀船长，他像了解妻子一样了解海，一生从未出过差错。

那天还早，快艇正泊在哈威什岸边。从里维堡街出发，我在十点四十五分时到达那儿，下午一点时开始与高勒斯先生在甲板上谈话。他很强壮，像个父亲似的对待我。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，即先取道偏远的荷兰诸岛，随后慢慢驶往挪威。他说：“啊，啊，明白，明白，先生。”他对这次旅行似乎很有热情，并说自己也很喜欢这次旅行。在谈到食物储备问题时，他变得更热情了。坦率地说，高勒斯先生提议储备的食物量令我大吃一惊。如果我们生活在德雷克和西班牙海盗时代，我恐怕就要怀疑他在准备做某种非法之事了。然而，他像父亲似的笑着，向我保证我们做得一点也不过分。剩下的东西水手会分掉带回家的——这似乎已成习惯了。而在我看来，我似乎正为水手准备过冬的食物。但我不想表现得寒酸，因此也就没再说什么。他要求的船上的饮用品的数量也吓了我一跳。我准备的是我认为我们自己所需的东西，而高勒斯先生则在为水手说话。我必须承认，就他而言，他确实想到了他的小伙子们。

“我们不需要任何狂欢用的东西，高勒斯先生。”我提醒道。

“狂欢！”高勒斯先生回答，“也就是在喝下午茶时喝那么一小滴。”



他向我解释说，他的信条是：“收拢好汉并善待他们。”

“这样他们就会为你更好地工作，”他说，“而且会再回来。”

就我个人而言，我并不觉得自己想要他们回来。在看到他们之前我已开始讨厌他们了。我把他们看作是贪婪、狂饮、暴食的水手。但高勒斯先生谈到他们时那么快乐，我又那样没有经验，结果我就让他随意去做了。他向我保证：在这次航行中，他个人保证什么都不会浪费。

我把招募水手的事也交由他去办了。他说只需他、两个小伙子和一个男孩就够了。如果他是指把食物和饮品一扫而光的话，我认为他低估了所需要的水手数，但他可能在谈快艇航海的事。

我在回家途中走访了我的裁缝，订做了一套快艇服，以及一顶白帽子。他们保证尽快动手，决不耽误我出航。我回到家，把这一切都告诉了伊莎贝拉，她很快快乐，但她担心一件事，即裁缝能否及时为她赶做一套快艇服。这真是妇人之见。

我们不久前度蜜月结束得有点太早了，因此我们决定谁也不邀请，只我们两人乘快艇旅行。感谢上帝让我做出了这样的决定。星期一，我们全副武装出发了。我忘了伊莎贝拉穿的是什么，但无论是什么看起来都很迷人。我自己的衣服是深蓝色的，饰以一条窄